

卷一百五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正德元年刊本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書名
撰者
卷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明 丘濬 撰
卷一百五十六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馭夷狄

初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无外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懲夷猾夏寇賊姦如為生民

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

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

得无外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外足矣執言奉辭也

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



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其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利執可知也。賊盜興於民間，戎狄爭於域內，田有禽也。若夫化外之人，境外之夷，未嘗侵吾地，吾民亦有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固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獮取，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則禽之。

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復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君

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而不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人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

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

張祜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善以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成也

臣按迷而能復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若昏迷而不復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以

而於行師尤甚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千國災及於民雖至於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帝遠而國以之復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場也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復反天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復如漢文帝末年有輪臺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程頤曰晉道於鮮虞而遂伐之見利忘義夷狄之道也

劉敞曰博信明義中國之道也懷利尚詐夷狄之道也晉中國也鮮虞夷狄也晉博中國之道反行夷狄之事故書晉以狄之噫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惟在於義利誠偽之間耳中國一失則遂入於夷狄可不慎哉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禽獸以道與人將相食自春秋末世至于六國之秦變七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義之明驗也

臣按天地生物其動者有三焉曰人也夷狄也禽獸也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士稟天地正氣以為中國之人况又貴為中國帝王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是宜仁育萬民兼夷狄禽獸而變之可也伐之固不可况以不仁之義所為若此是真夷狄而已矣豈但中國兵而夷狄行哉

左傳隱公四年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虛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臣按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

臣按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平爾者反

平爾者也

魏支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夫有不亡者也

臣按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彊也然而往至於亡如符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言厥有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蠕動望高望高社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因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其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

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
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
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見於史記律書帝因陸武等請
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妻無心於君位戰
慄之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而所願動亦耗
病今匈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上可
如意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
為
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

故帝時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
穀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狗煙火萬里可
樂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
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取河
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為大將
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為驃
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
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
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

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群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譏人其後大禍延孫子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年止有其墻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命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制勝快意於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藁野草

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夷狄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患吾邊乃無故興民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夫聖人體天地以為心若愛華夷之民使之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天之道也先儒謂武帝欲無夷狄夫有華即有夷有陽即有陰也豈有盡滅絕之理哉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虜患以為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

帝卒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已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犇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

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搢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攻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或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

審遶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追挽。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

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讎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中說攻嘗路塞。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臣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夷狄者。不獨以威也。

蓋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彼不得侵吾境土，害我人民，劫我畜產，是則帝王制馭夷狄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為言，豈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况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小人，苟有知識者，不為也。况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為度，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其言必

有所自云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而在此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无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立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其賢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兵何名。殆所謂忿與驕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怠於求勝於人。而必先於求勝於己乎。求勝於人。雖勝猶有後憂。求

勝於己。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建寧二年。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散其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御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

先王之政判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
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
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
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究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
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
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臣按元后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
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
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惟
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於

遐外之民必欲勦戮滅絕之豈父母之心哉

建寧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
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形欲立功自
効請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
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
鮮卑疆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建加以關塞不嚴禁網
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利馬
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矣
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
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曾背之

癘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北醜虜而可伏乎
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
與蟲螳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
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邪
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
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
曾肯之癘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欲伏虜又
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
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乎此皆要言惜帝不能

從卒致大敗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啓民可汗帳高麗使者
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
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
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
之敕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
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
或有濫惡使者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
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
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

南北民夫以供軍須。舳舻千里。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元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虜

也。以符堅善於治國。其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况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却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又為奢侈苛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彊。併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秦皇漢

武其心快意其過失固不待論然要之中國夷狄相為權衡因循以亂亡尚有可言者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嘗為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突厥已有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啟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之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

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凶奴而揚元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世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為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為戒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讜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

危難測也。李世勣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群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范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

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遠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

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所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玄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欵精切如此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主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

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王忠嗣所言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

秣馬俟其有釁非但可用於石堡城。凡國家有事於邊夷皆當以此為則。雖然帝王舉事以義理為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况彼本無釁哉。

天寶十三載。劔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瘡痍。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蛮追擊之。全軍皆沒。揚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范祖禹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揚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莫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揚國忠。鮮于仲通。聞南詔之際。喪師幾二十萬。高仙之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揚忠勗討反蛮。所殺又十一萬。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

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託。而為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假有一人死於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况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宜躡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者之罪乎。用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為民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

洋溢於天下。慶澤流衍於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贊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從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太尉。罷鎮。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贊。請以渾瑊主盟。盟于平涼城。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

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
城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情疑。城奏吐蕃決以辛未
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
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
以論奏。但恥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也。
潘原韓遊瓌也。洛口以為城援。元光謂城曰。潘原距
盟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城以詔旨
回止之。元光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里。元
光濠柵深固。城濠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
瓌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相

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
覘索。城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
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城等皆不知。入幕
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城自幕後出。偶得他
馬乘之。伏鬣入其街。馳十里街方及馬口。虜縱兵追
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城至其營。
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
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
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
上变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

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范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纜卯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

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為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嗚呼。戎狄豺狼也。豈可以盟結。柳渾之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為戒。

陸贄言于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震危求安。

品物之恒產。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求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六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皆迷不恭。則

當外察其岷疆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脩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鉅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困於扞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晉

天致擾兵孽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贊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即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座右非

為生人安衆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為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拔功甚大切見國家所以禦戎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是使戎夷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幾為背叛近者西夷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而生

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虜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遂未報復屠翦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華夏之分雖有內外而理之是非曲直則不以內外而異焉是故華夏各止其所而天下安矣彼戎夷越疆界而犯我內地害我華人奉天命以行天討是為

王者之師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欺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我矣
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

朝命而擅出境襲殺外夷者雖功而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在所不宥如此則好功名希爵賞之徒知所懼而戎狄起向慕之心而

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

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
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
政未盡脩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蓄左帑
無累月之財民間貧因十室九空小有水患卽化為
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講將帥乏人士卒驕惰上下
姑息有同兒戲教閱稍頻則愠懟怨戾賜予不時則
揚言不遜被甲行數十里則喘汗不進遇鄉邑小盜
則望塵奔潰此乃衆人所共知非臣敢為欺罔兵法
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
彼不知己每戰必殆陛下視今天下如此而欲謀境

外知事起兵革之端挑陸梁之虜冀難立之功此臣
所為寒心者也為今日之計莫如收技賢俊隨才受
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脩庶政謹擇監
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實倉
庫詢訪智略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
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卒脩整犀
利變更苦紙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脩百姓
既安倉庫既實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
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冀
收蔚朔無不可也今八者未有一而欲納邊吏之

狂謀信黠虜之詭辭。臣恐不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覆軍殺將，邊城晝閉，朝廷乃為之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興兵運財以救其急，使天下愁困如康定慶曆之時。已而卒無可奈何，然後忍恥以招之，卑辭以諭之，尊其名以悅之，增其賂以來之，其為損也不亦多乎。斯乃國之大事，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思，勿為後悔，乃天下之福也。彼進謀者皆非實為國家斬將搃旗，拓土開境，建衛霍并陳之功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一時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耳。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是豈可不察也。

臣按司馬光所言皆國家大計，安危所係，非特邊境事也。所謂進謀者，非實為國家斬將搃旗，拓土開境，建衛霍并陳之功，但以利口長舌，虛辭大言，誑惑聖聰，欲盜陛下之官職。他日國家有患，不預其憂，若此等之事，非但古有之，今亦有之。

明主不可不之察也。

蘇軾代滕甫草奏上神宗曰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聖神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拱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切不取

蘇轍言于哲宗曰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軍

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而原降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弗為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之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煩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黎民怠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

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苟吳以彊晉國，知信義之敦，見於久遠如此。

臣按蘇軾謂人臣計與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斥壤地効首虜無以為功。人主計唯天下安社稷固耳。軾之第轍又謂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貴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皆有稽之言。有國者所當體察而鑒戒者也。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過，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雖謹重向者郭遠征。

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楊時曰：邊事之興，多出於饗功幸利之人。黷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為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為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緩之則豺噬豕，勇干紀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薶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臣按神宗謂天下大事常起於至細。凡事無不然而兵戎之事尤為甚焉。揚時之言切中邊吏之病。尤宜深察。昔人有言。有邊事。邊臣之福。無邊事。朝廷之福。至哉論乎。其視時之言尤為簡要。

徽宗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徼富貴誘王江酋楊晟免等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三百十崗。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其傍通江洞之衆尚未論也。王江在諸江合流之地。山川形勢。據諸崗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詔以為懷遠軍。

祖道在桂州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瘠。瘠戍者。歲亡什五六。實無尺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原風氣之殊。當天下輿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羨。

臣按史臣謂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鳩虵與居。况無敢闖吾圍。蔡京乃使王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為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姦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胡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宗之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宣和三年。欲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言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幾誠非廟筭。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時。睦寇方臘也。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直即疆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以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二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專領其事。乃以童貫為宣

撫使。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時有朝散郎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言。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朔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其肝腦塗地乎。除昭名。編管海州。先是燕雲之議起。廣安軍章澤安堯臣上書曰。天生北狄。謂之大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大之常也。今乃搖尾乞憐。非畏吾也。蓋邊境之上。未有可乘之隙。陛下將起燕雲之役。異日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

野心安得不蓄其銳而伺吾隙以逞其所大欲耶臣
又觀自古國家之敗未嘗不因宦者專政此曹手執
帝爵口銜天憲則臣下之死生禍福在焉劉蕡謂自
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請以設國之大
者借童貫而論之貫起卑微陛下付以兵柄汲引群
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自兵權歸貫紛更殆盡賞罰
不明兵氣委靡中外之人咸謂貫深結蔡京同納燕
人李良嗣以為謀主共唱北伐之議經營之久國乃
困乏乃始方田以增常稅均糴以充軍儲茶鹽之法
朝行暮改民不奠居苟能速革其弊則赤子膏血不
為此曹涸也奏入不省其後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
困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饑民並起為盜女真粟
之遂至失國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
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
不可不深長思慮毋徒快一時之欲徇一人之
私以啓九族之禍戕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
者僅三十人

臣按元世祖在位之日擊緬甸擊爪哇擊占城

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皇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築。出塞之師。所以為中國生靈計耳。蓋以害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為吾子孫害必深也。秦皇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於是。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趾。瓜哇日本。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為人民之主。而殺人。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嗚呼。世祖為此。豈復有君人之道哉。彼夷狄之主。無足恠耳。後世履二帝三王之位。為華夏人民之主者。慎勿效尤以上。劫誘窮黷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五十六